

冰血

刘庆 著

Henan Wenyi Chubanshe

河南文艺出版社

刘庆 著

I242.5

1144

冰

冰血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冰血/刘庆著. —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 2001. 8

ISBN 7 - 80623 - 260 - 5

I. 冰… II. 刘…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0865 号

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25

字数 284000 印数 1—4000

2001 年 8 月第 1 版 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第一章

1

古历五月的太阳把村头的青石碌碡晃成了一团白光，在这红的阳光下，田野里的草苗更加嫩绿。

这个春天雨水勤，一场雨后，浴过的太阳就鲜艳耀眼。草长得越发滋润，一天吐出多半寸草节，很快欺了庄稼。这时，山坡上的高粱就该开苗了，需把垄上垄下的草除去，把过密的苗间疏，以便让留下的苗有足够的株距尽情生长。

村民们早早地荷了锄头去了田里，几里长的一条条垄和紧紧的农事，催得村子都忙忙的，也空寂了，连青石碌碡上爬玩的孩子也很少见，都随大人去了田野。

活做得乏极，地却不容空，只管更加从容地长草。看着蓬蓬勃勃的乱草和日见纤黄的禾苗，许多人家只好把目光抛到那条入山坳口的官道上，说：“那些山外人快来了！”

又说：“那些山外人快来吧！”

这时，那些准备进山打短工的山外人正散布在白瓦镇的许多街巷，叫卖着从外地携运过来的花生、棉花和隔冬的榨枣。白瓦镇是进山的最后一站，也是方圆百里地面最繁华的商埠，他们要抓紧时间乐一乐，因为艰苦的活计等着他们呢！每年进山都要晒脱一层皮。

镇子里随处可见那些穿着汗兮兮的粗纺白布坎肩、袒着胸肚、用飞了檐的草帽罩着四方脑袋的小贩；他们使看惯了卖

冰糖小贩和读洋学学生的白瓦镇人一下子失去了生活的节奏,感到慌乱和匆忙。

就在他们生出怨言,甚至有些闲散烦躁的市井泼皮开始着手殴打和驱赶的行动时,那些平原人却像他们忽然到来一样,在这一天又一阵风似的忽然不见了,只给镇里的街道留下了覆叠杂沓的黄泥脚印和散散淡淡变得不炽热而多余的阳光。

与此同时,炮铺山下等了几天的当地农民终于见到他们缕缕行行地下来了,都肩着锃亮的锄,早晨三四点钟就出现在进山的官道上。当家人就卷支早烟于露水天里去路旁的石头上坐了,看着壮实有力的就喊住,或一个,或三四个。被喊住的便跟上走去,并不进家,直接到田里,指明地界,便开锄,蹚着露水干开,直到太阳红了才歇下吃饭。

短工们就在地头上吃饭,大多数人家都供给能数出粒数的硬硬的高粱米焖饭,紫红紫红地满在蓝边的粗瓷碗里。菜是鲜绿的苣麻菜或小萝卜菜,味道辛苦,却败火气。酱是自家下的豆瓣酱,因酱缸放在葡萄架下,难免渗进雨水,又多了一种滋味。这饭食虽简单,却最抗饿。好心的人家如果在饭里加了红小豆,那饭就更红了,还鲜,吃下去让人香心地心痒,透着一种关东山里人特有的厚道。可在这时,短工们却都无心吃饭,只等那挑剔的主人说句痛快话:是雇还是不雇。主人反沉得住气,他已看了一个早晨,抽着烟和你拉呱儿,等饭进去大半,才磕磕烟袋说话。

被拍了肩膀的开始和主人谈工钱,三块四块大洋不等。因节气不等人,短工们就欺那急性子的又视地如命的雇主,也有要到六块钱的。还有的嫌主人小气,做了稀稀的玉米糊糊,这东西最不顶饿,虽被拍了肩膀,却说不留了。

不留的吃完饭便拔脚走人,主人不讨饭钱,打工的也不讨

要工钱，快些赶路，多半都能很快遇到雇主。

这是农忙的二十几天里这地界最常见的场面。

炮铺山韩家大院的东家韩日贵一早晨已经打发走六个短工了。

此时，韩日贵正坐在一块长了苔藓的三扁四不圆的臭石上，快到夏天了，他还穿着汗油渍渍的黑棉袄，眯着一双烂红眼边的细眼望着那条被露水打湿的土道。他的心里非常懊丧，心想如果再加半块钱就可以雇下方才那个短工了。一看就知道那条汉子是个好把式，活干得肯定又快又好。可他把人打发走了，结果又等了半个时辰也再不见人来。

太阳浴出东面的山坳时，韩日贵终于看见一个人走了下来。老远地一打量，韩日贵就拍了巴掌。

“到底又等来一个！”

他站起来在脚底下磕磕烟袋，忙不迭地迎了上去。

“你是找活干的吗？”韩日贵问道，“要是就不要往前走了。”

“东家要雇人？”

小伙子声音很洪亮，他还以为要再走上五里地才能遇上雇主呢。

昨天晚上他在白瓦镇喝多了酒，早晨醒来，大车店里早就空了，进山找活的短工半夜就动身了。他草草地吃了点东西，慌忙往下赶，没想到太阳老高了，还有雇主候在这里。

韩日贵上下打量着来人，这真是一个又魁梧又英俊的小伙子。骨节粗大的一双手握着一把大个儿的铁锄。韩日贵掂量了一下，看他的架势，两臂一晃，肯定能抱动村口二三百斤重的石头砘子。小伙子汗湿的短褂裸出黑红的胸脯，脸色也黑红，爽利又厚道的劲儿从两道浓黑的眉毛中间透出来，一看

就招人喜欢。

“跟我走吧，小伙子，一天给你三块钱。”

韩日贵偷窥着小伙子的表情。

小伙子皱了皱眉头：“不行，东家，你出得太少了，少说也得四块。”

韩日贵看了看天，日头已经越发高起来了，再耽误工夫，哪天一下雨，活就耽误了。

“四块就四块。”韩日贵说，“走吧！”

两人向右侧的山坡走去。

“我家的地，在山坡那面，四垧高粱，五天就得干出来，你能行吗？”韩日贵试探地说，“要不我再雇个人？”

“东家，你就瞧好吧！”小伙子说，“我董大鹏什么都缺，就是力气不缺。”

翻过一道山梁，就到了韩日贵的地头。这时两个人都已经知道了对方的底细。

韩日贵知道董大鹏是三通河边向阳堡人，家里还有老娘，是白瓦镇谷大地主的佃户。

董大鹏也知道了雇他的是有名的炮铺山鞭炮铺的东家，他的全家住在离此二十里的韩家大院，祖上传下来的几垧薄地他一直不肯出卖，每年这个时候都要来这儿住些日子料理一下。

到了地里一动锄头，韩日贵更加相信自己占了便宜，用四块钱雇了一个正经的好把式。董大鹏的胳膊长，锄板也大，干起活来又麻利又干净，间苗的手段也高。韩日贵抽一袋烟的工夫，董大鹏已经铲出一里地了。

干了一会儿，别人家开饭时，董大鹏也歇了下来。韩日贵去弄饭的当口，他坐在地头边擦锄板边向四周望。

对面的山梁上坐落着一个小屋，那就是韩日贵看青的房

子。山的后面还是山，一团团紫色的雾在对面的山头游来荡去，稍近一些的地方，常绿乔木和灌木郁森森的，传来小鸟的啁啾，再远处仍是望不尽的山峦。极望处白白的云后，惬意地啼着暖洋洋的鸡叫声，五里外的山村里住着二三十户人家。

一阵脚痒，他抬身一看，原来脚底压住了一只鼠。一只毛茸茸的黄脊梁山鼠擦过脚背跑走了。

韩日贵来了，送来的早饭竟是五个烧土豆，都鸭蛋大。

董大鹏一看又皱了眉头。

“东家，就这？”他不满地问。

“嘿嘿！”韩日贵也为自己的吝啬不好意思，本来女儿迎灯还煮了两个鸡蛋，走到山腰他越想越心疼，给藏到一块石头下面了。

“对付一口吧，我那个来给做饭的丫头病了。”

他又许诺说：“中午，中午一定给你弄点好嚼货。”

“那没办法了，对付一口吧！”董大鹏一听就没了怨气，理解地说，“你闺女病了你就别在这儿陪着我了，怕我偷工减料吗？”

“那倒不是，那倒不是。”韩日贵心里暗暗高兴，没想到这小伙子这么老实，一想，心里倒有些过意不去了。

董大鹏吃完烧得很香的土豆，去河边洗了嘴巴，就又抡开了锄头。

董大鹏说：“东家，别蹲那儿了，回去看看你那宝贝闺女吧！”

韩日贵顺坡下驴，站了起来，说：“我一会儿到村子里去买点劲儿冲的烟叶，好给你解乏。你干你的，只要活好，工钱一厘也少不了。中午我叫丫头来送饭。”

直到东南风将村子里好闻的午饭香气儿送到董大鹏的鼻子里，他才打了回头。他抬头擦汗的工夫，一眼看见了东家的女儿韩迎灯。

“歇会儿吧，开午饭了！”那个梳两条粗辫子的姑娘冲他摆着手。

多年以后，董大鹏每当想起韩迎灯，出现在他眼前的总是这天中午那个脸蛋儿白皙、眼神儿撩人的调皮姑娘的俊俏模样。此后，董大鹏再也没有见到一个一见面就让他心跳气短的女人。

在董大鹏的印象中，山里的姑娘要比平原的姑娘茁壮许多，迎灯这样水灵俊秀的模样只有在白瓦镇的深宅大院里才会看到。迎灯真是美丽极了，就像山里的一株野芍药，又是上千株芍药花中最美的一朵。

苗条的腰身，丰满的胸乳，满月般的脸晃得董大鹏喘不过气来，又移不开眼睛。

姑娘也发现了这个外乡的小伙子异样的神情，脸上掠过一丝羞涩，她招呼他说：“饭快凉了，快来吃吧！”

“啊……”董大鹏方才醒过神儿来，慌忙走拢来，他立刻闻到了令人迷醉的少女的体香。

姑娘的心跳也异于往日，被董大鹏火辣辣的目光看得慌乱起来，为掩饰自己的不安，姑娘弯腰从篮子里取出午饭。她的两条辫子垂到胸前，她使劲儿地向后甩一下，发现那个小伙子还在看着自己，她的脸更红了。她匆匆地看了他一眼，董大鹏看见是白瓦镇过年时卖的年画上的仙女的容颜。

董大鹏慌乱地往嘴里放了一枚草叶，然后笨拙地拿出火

石打火，火烧了他的手，他才发觉嘴里叼着的不是烟。

迎灯扑哧笑了出来，她觉得眼前的小伙子真是憨得可爱，会迷她迷到这种程度，心里不由得有几分自得。

她把手里的两个鸡蛋递过去：“先把这两个蛋吃了。”

“不了，不了，有饼子就行了。”董大鹏连忙摇手。

“还等我给你扒蛋皮呀？”

“我不是那个意思。”说起话，董大鹏平静了一点。接鸡蛋时，碰到了迎灯嫩嫩的凝脂一样的手指，他像被火烫了一下，全身一抖。

“吃吧，这是早饭时吃的，我那个小气的爹没有拿给你，放在前面水沟那儿了，要不是我发现，一会儿就得喂了老鼠。”

“这怎么好呢！”董大鹏脖子透红，“我不吃鸡蛋，在我老家，只有女人坐月子才吃鸡蛋。”

迎灯被他的憨样逗乐了，但她马上就敛住笑，她想不该让他白白地盯着自己看，装出生气的样子。

“你这人真是的，让你吃你就吃。”

董大鹏一看姑娘表情，他的心立刻凉了，为自己的失态不安起来。

迎灯转身走了，董大鹏看着她的背影怅然若失。

董大鹏正在沮丧，姑娘忽然转回身，调皮地一笑，她说：“喂，你把蛋吃了吧！我爹回来找不着，他就会说让耗子给叼去了。”

董大鹏心里一热，周身的血液又快流起来。

傍晚，韩日贵来到地里，远远地就听见了小伙子哼着不着调的歌子，他嘟囔说：“穷打短工的不知愁呢！将来说不上媳妇，哭也哭不成调唉！”

一个下午，韩迎灯就坐在门口向对面山坡上望着，看着那

个小伙子挥锄的爽利的样子。十七岁的姑娘早在三年前就懵懵懂懂地设想未来的日子。

晚上，董大鹏就睡在山坡上韩家的木屋里，他和东家住在东屋，迎灯睡在西屋。

活做得虽乏，董大鹏却无法入睡。一想迎灯和自己躺在一个房子里，他就压抑不住心脏的狂跳。他大瞪着眼睛看着窗外的月亮，细心地捕捉着西屋的动静，哪怕是一声轻微的咳嗽都令他激动不已。但他听到的更多的是韩日贵的鼾声，还有远处山里的狼嚎。

躺不住，董大鹏就起来，装做解手走出屋。西屋一点动静也没有，董大鹏一宿出去四五次，到底把韩日贵弄醒了，不满地问他怎么这么勤地小便。董大鹏掩饰说晚饭时喝水喝得太多了。

韩日贵就告诉他说：“年青时就夹不住尿不是好事，将来怕连女人也要不到。”

月亮稍稍偏西，董大鹏就起了身，在院子里的月光下磨锄。听听西屋，到底有了动静。随后窗户就打开了，迎灯探出头。

“这么早啊！”迎灯招呼说。

没等大鹏应声，那面韩日贵咳了一声，说：“你懂什么？趁早晨凉快才好干活。”

迎灯一吐舌头，做个鬼脸，大鹏冲她笑一笑，没等笑完迎灯已关了窗户。

早晨和中午的饭都是迎灯送到地头上。快到吃饭的时间，董大鹏手就发软，有些拉不动锄头，但只要那个俏丽的身形一在视野中出现，他就立刻兴奋起来，力气陡增。

晚上收了工，韩日贵就让大鹏和他坐在一起吃饭。迎灯炕上炕下地忙，三个人围着一张杨木桌子。大鹏饭却吃得

香,总是心神不定。

迎灯好像对大鹏并不理会,来来回回地忙时,偶尔腿或胳膊碰他一下,大鹏就抖一次。大鹏额头冒了汗,全身莫名其妙地颤栗。

晚饭吃完,为了省点灯油,韩日贵总是早早地吹灯,催大鹏躺下休息。躺在炕上,董大鹏还是睡不着,他竟隐隐地有点恼恨迎灯,也恼恨自己。

“做梦娶媳妇,想好事呢!”董大鹏在心里泄气。

越是泄气,他越睡不着,他想快点干完,早些离开这座小小的院落。

第四天晚饭时,大鹏向韩日贵提出结算工钱,他决定明天晚上干完活,直接就走,不回来吃晚饭了。

韩日贵一听大鹏准备不吃晚饭就走,顿时面露喜色,答应中午就给他工钱。

迎灯收拾碗时仍然没对大鹏说句热乎话,大鹏心情十分不好,早早地躺下睡了。

西屋的迎灯却没有睡下,大鹏的一举一动,这个聪颖热情的姑娘早看在眼里。几个夜晚,她和大鹏一样夜不能寐,忍受着爱情的煎熬。

看上去,这种感情来得那样突然,就像山沟里莫名其妙地流下一股急慌慌的牯牛水,可是对一个和外界接触很少的女孩子来说,还需要什么呢?他们有了相识的机会,这就已经够了。

大鹏头天夜里出去得勤,她就给他做干饭,惹得韩日贵偷偷地骂她败家。结果大鹏第二天夜里仍然不断地起夜,她一下子就猜到那个小伙子为了自己失眠了。这个初懂风情的姑娘有几次爬起来舔破窗纸,偷看那个小伙子在月下慌乱不安的身影。

她知道，他搅乱了她的心了，抓住她的魂了。

她谛听着他的脚步，渴望他忽然推开她的房门，走到身边拥抱她。她就在这种强烈的渴望中睡了过去，希望他出现在自己的梦里。

3

夜里下了小雨，韩日贵起来了几趟，听着雷声和雨声闷闷地抽烟，磕了烟便唉声叹气。半夜时雨大了，粗大雨点连成雨线，抽打着窗棱。“怕是来了连雨天了，你听这蛙声，可不敢耽误了活啊！”韩日贵忧心忡忡地说。

大鹏说：“掌柜的，你就放心吧，我担保这雨下不长久。”

韩日贵也不看他：“我今年用的可是好高粱种，是从白瓦镇用炮仗换来的，用了我整整三箱一百响呢！”

大鹏就摇了摇头，不愿跟他说下去，小伙子倒巴不得能多耽搁上一天呢，那样他就可以和迎灯多呆上一会儿。

第二天是晴天，山间田里一片鲜翠欲滴，绿的绿得晃眼，红的红得滴下血珠来。野李子树仿佛一夜间便绽放了一簇簇粉白的花朵，花蕊黄嫩嫩散发着芳香，牵牛花和接骨木也绽放了。韩日贵还听见了棒槌鸟的叫声。他怔了一怔，循着声音，他看见半山腰正有一条涧水奔流而下。他又皱起眉头打个咳声：“还有五亩地呢，今天怕是要给耽误了。”

大鹏抓起地上的一把湿土，嗅了嗅，捏一捏：“昨晚雷声大雨点小，大雨也许就那么一会儿，下午就可以下地了。”

“迎灯。”韩日贵冲着西屋喊道。

听到这个名字，大鹏心跳得厉害，怕韩日贵发现他表情的异常，他慌忙埋下头。

迎灯没有应声，韩日贵不满地说：“这丫头，跟丢了魂似

的，昨晚下雨连干柴也不往屋里搬。”他把柴堆摊开，无奈地说：“小伙子，看来咱们得早饭午饭一起吃了，过一会儿我到山下的村子里去借些干柴来。我备下的柴给雨淋湿了，点不着火呀！点不着就没法做饭。”

“没关系，反正上午又下不了地。”大鹏慌忙答应。

“我去屋里看看，迎灯到底在做什么，这丫头。”韩日贵站起身走向屋去。

大鹏将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到耳朵上，他没听清屋里说什么，韩日贵已经走出来了，他的脸色不好。

“大叔，迎灯……”

“别提她，早不病，晚不病，这会儿倒来了毛病，这让我去哪儿掏弄药去。”韩日贵坐在一堆湿柴上，闷闷地抽烟。

“怎么，迎灯病了？要紧吗？”大鹏心里着急，又怕对方觉察出什么，他故意把话说得很慢。

韩日贵还是奇怪地看他一眼：“也没什么大病，昨晚着凉了。现在的年轻人真是娇惯了，我年轻那咱，有个头疼脑热就卖力气干会儿活，出身透汗就好了。”

大鹏笑笑。

“你不信？”韩日贵瞪大眼睛，“有一次我在山上看青，遇到一头野猪，要不是那畜生跑得快，我就用手将它捉住。”

韩日贵听见自己的肚子咕噜噜响，他紧紧裤带：“小伙子，你饿没饿？”

“不饿，不饿，大叔不用管我，我看你还是给迎灯抓服药吧。”

韩日贵看看太阳，太阳已经升上东边山坳的树梢，热了起来。“你把锄头好好磨磨，田里的水渗一渗就抓紧下地，你不要想我会加工钱，耽误了工钱你可得怨老天爷。”

大鹏说：“你怕我向你多要工钱？那你想错了，讲好了的

事我不会再张口的。”

“我看你也不会。我就喜欢你这样的诚实人，明年早点儿来，我的活还雇你好了。”韩日贵十分开心。

“那就这么定了，我明年可是一准来。”大鹏高兴地说。他想，那他就又可以见到迎灯了。

韩日贵向山下走去，他准备去五里坪抓服草药，顺便找些干柴来。看着他的背影渐渐远去，大鹏重又跌坐在门槛上，他向西屋看看，几次想要招呼一声，又自觉无趣地低下头。

闷坐了一会儿，大鹏站起身，他想在这里忍受这种煎熬，还不如到田野去，他鼓足勇气冲迎灯的窗子喊了一声：“迎灯。”

他等了一会儿，屋里没有应声，他讪讪地说一句：“迎灯，大叔回来你告诉他，我干活去了。”

大鹏走得很慢，中间回了几次头，仍然没见迎灯的影子。山路变得崎岖，鸟烦烦地噪，树的颜色也深了，全没了早晨时的鲜亮。大鹏走得无精打采，觉得眼中的一切变了样。

昨天还只有一米宽的溪水今早已宽宽地铺开，直铺到那棵核桃树下，那棵树上昨天还能看见一个雀窝，现在树梢上空空的，估计被风雨打落后落入涧水中了。溪水枕着山坡很快地奔泻而下。大鹏蹚水过河，来到田里，虽然有些粘脚，毕竟可以进人了。他将鞋放在田边，赤脚劳作起来，禾苗的叶子愈发锋利，将脚踝划出一道道红线，他竟浑然不觉。

太阳升上远处小白山的山顶时，大鹏直起腰擦汗，他猛地愣住，在那无际的绿色中间，迎灯正在向他招手。

“你怎么来了？”大鹏压抑着激动，急慌慌地问，“你的病这么快就好了？”

看他焦急的样子，姑娘心里一阵感动。她关心地问：“你是不是饿了？”她把篮子上蒙着的蓝布铺到草地上，把用葵花

叶包了几层的窝头拿出来。干粮金黄，还是热的，姑娘摆在地上的还有一碗荷包蛋。

“你真的没事？”大鹏不放心地问。

迎灯看着他叹气：“你可真老实，你怎么就这么实心眼儿，看不出我爹是在哄你？”

“哄我？”大鹏憨憨地笑笑，知道迎灯没事，他的心情立时好起来。

看着大鹏很香地吃着东西，迎灯说：“其实我爹那个人挺好的，除了小心眼，真的没什么。”

“一顿饭不吃倒也饿不死人，早晨还真的吓了我一跳，你爹说你病得不轻。”小伙子说话时脸红红的。

“你真的就一点儿也不怪我爹？”迎灯不相信地问。

大鹏摇摇头。附近那条河的水声显得格外湍急，两个人忽然间沉默了。迎灯心跳得发慌，她匆忙瞥一眼大鹏，发现小伙子也正在偷偷地看她。她慌乱地站起来：“我爹快回来了，我该走了。”

说走，人却站着没动。

“迎灯……”小伙子鼓足勇气，喊了一声。

姑娘转回头：“有事？”

小伙子头“嗡”的一下，他竟然慌张得说不成话了，他的脸涨成了紫色，汗水流了下来。

姑娘害羞地低下头，她猜到了小伙子想说什么，可是好半天也没听见小伙子说出话来，她又抬起头。

大鹏兀自慌张，他感到自己真是没用，原来他还以为自己很有勇气呢。他一眼看见横在前面的河水：“我，我去给你搭座桥。”

迎灯站在河边，看着小伙子搬起一块又一块的大块石头码着，他好像忘了她方才是蹿水过来的，只管毛手毛脚地忙

着。

很快，一座便桥就搭成了。大鹏一口气儿在河里排了十几块石头，他又不放心地把石头晃一遍，确认迎灯不会踩脱：“现在行了，你可以过河了。”他接过姑娘的篮子，看着迎灯踏上石头。

姑娘却走得摇摇晃晃，小伙子担心她会掉下来，就蹚水护着她走。姑娘走到河中间，忽然惊叫一声，歪下去。她正好倒在小伙子的怀里。

时间好像静止了，小伙子一下子呆住了，像捧着个热山芋，又像抱着颗炸弹，大鹏一时不知所措。

姑娘却已直起身，挣脱他的怀抱，跳进河里，发出爽朗好听的笑声。她把水花溅起老高。跑到河对面，她看见大鹏仍然摊着手，仿佛没从方才的遭遇中醒过来。

“喂，你还傻站在那儿干什么？”迎灯招呼他，两个人四目相对，他们笑起来，笑得那样开心。

停住笑声，姑娘说：“你到这边来，我有话跟你说。”

阳光瞬间照亮了大鹏的心头，他向对岸奔去，他感到幸福就像春天的风一样扑面而来。